

涂俏 著



本次航班终点： 深圳



谁在揭我的老伤疤？

十年来第一次梦见天国中的母亲

那个陌生男人始终没有查出来

专家为她做了多次精神类疾病的测试

焦虑地等待打开紧闭的心门

这张照片是揭示秘密的通道

难道为了保护男孩而选择死亡吗？

愈接近谜底愈感到恐惧与无奈

西红柿、鞋子在各自轨迹中的宿命

是死而复活，还是她女儿寻仇而来？

意在恢复亲情而不是缉拿元凶

母亲，你在天堂还好吗？

涂俏 著

本次航班终点： 深圳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本次航班终点:深圳/涂俏著.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7

ISBN 978-7-5321-4178-4

I. ①本… II. ①涂… III. ①推理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16745 号

责任编辑:丁元昌

封面设计:钱 祯

本次航班终点:深圳

涂 俏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鸿建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0.5 插页 2 字数 264,000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4178-4/I·3223 定价:27.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69211091

目录

第一章 谁在揭我的老伤疤 / 1

- 一 宝安国际机场 / 1
- 二 中心区深圳广电大厦 / 8
- 三 福田区华强北 / 17
- 四 南山区滨海小区 / 22

第二章 十年来第一次梦见天国中的母亲 / 26

- 五 罗湖区碧波花园 / 26
- 六 深南大道 / 28
- 七 山东济南遥薈国际机场 / 32
- 八 深鹏航空公司 3231 航班 / 34
- 九 南山区滨海小区 / 40

第三章 魂归西天前的那页日记 / 46

- 十 重庆嘉陵江畔别墅 / 46
- 十一 福田区北环养老院 / 50
- 十二 重庆嘉陵江畔别墅 / 53
- 十三 重庆航空招待所 / 58
- 十四 罗湖区碧波花园 / 58

第四章 “我只想告诉你,无可奉告。” / 62

- 十五 深南大道东 / 62
- 十六 罗湖区天天渔港粤菜馆 / 65
- 十七 宝安区西乡民办爱鑫学校 / 71
- 十八 107 国道宝安段 / 78
- 十九 南山区滨海小区 / 80

第五章 那个陌生男人始终没有查出来 / 84

- 二十 福田区北环养老院 / 84
- 二十一 蛇口兰桂坊咖啡厅 / 86

- 二十二 深鹏公司 3241 航班 / 89
- 二十三 南山区滨海小区 / 90
- 二十四 宝安区西乡民办爱鑫学校 / 94
- 二十五 雕塑园内农家菜馆 / 102
- 第六章 高空中刹那间尴尬的拥抱 / 107**
 - 二十六 中心区深圳广电大厦 / 107
 - 二十七 南山区滨海小区 / 110
 - 二十八 深鹏公司 3241 航班 / 111
 - 二十九 深圳市看守所 / 115
 - 三十 南山区滨海小区 / 119
- 第七章 查找云遮雾罩中的某个香港男人 / 124**
 - 三十一 莲花坊公安分局刑侦处 / 124
 - 三十二 罗湖人民医院 / 127
 - 三十三 莲花坊公安分局刑侦处 / 130
 - 三十四 罗湖区本色酒吧 / 132
 - 三十五 莲花坊公安分局 / 136
- 第八章 专家为她做了多次精神类疾病的测试 / 144**
 - 三十六 罗湖区碧波花园 / 144
 - 三十七 南山区滨海小区 / 145
 - 三十八 罗湖区碧波花园 / 147
 - 三十九 罗湖区康宁精神病院 / 148
 - 四十 深鹏公司 3245 航班 / 152
 - 四十一 罗湖区老年康复中心 / 154
 - 四十二 福田区北环养老院 / 159
 - 四十三 北环凉茶铺 / 161
- 第九章 焦虑地等待打开紧闭的心门 / 165**
 - 四十四 彩田北路西侧某公寓 / 165
 - 四十五 深鹏公司 3235 航班 / 167
 - 四十六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 168

- 四十七 深鹏公司 3235 航班 / 169
- 四十八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 170
- 四十九 深鹏公司 3235 航班 / 171
- 五十 彩田北路西侧某公寓 / 173
- 五十一 广州白云机场停机坪 / 174
- 五十二 彩田北路西侧某公寓 / 179
- 五十三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室 / 180
- 第十章 这张照片是揭示秘密的通道 / 184**
 - 五十四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 184
 - 五十五 广深高速公路 / 185
 - 五十六 福田区老妈子私房菜 / 187
 - 五十七 深南大道 / 189
 - 五十八 西部通道工地 / 190
 - 五十九 宝安机场停机坪围墙外 / 194
 - 六十 南山区滨海小区 / 200
- 第十一章 难道为了保护男孩而选择死亡吗 / 202**
 - 六十一 小梅沙报恩永久墓园 / 202
 - 六十二 香港太古城广场 / 205
 - 六十三 罗湖区碧波花园 / 211
 - 六十四 南山区滨海小区 / 216
 - 六十五 罗湖区碧波花园 / 217
- 第十二章 愈接近谜底愈感到恐惧与无奈 / 222**
 - 六十六 深鹏公司 3331 航班 / 222
 - 六十七 深鹏航空公司大楼 / 229
 - 六十八 深鹏航空公司地下停车场 / 230
 - 六十九 深鹏航空公司大楼 / 232
 - 七十 银湖山庄别墅 / 236
- 第十三章 西红柿、鞋子在各自轨迹中的宿命 / 243**
 - 七十一 银湖山庄别墅 / 243

- 七十二 中信广场星巴克咖啡厅 / 245
- 七十三 中心区深圳广电大厦 / 247
- 七十四 南山区滨海小区 / 249
- 七十五 福田区掌上花茶室 / 250
- 七十六 深圳大剧院音乐厅 / 252
- 七十七 南山区“金梵高”咖啡厅 / 253
- 七十八 深鹏航空公司 3412 航班 / 256
- 七十九 中航苑舞鹤日本料理 / 257

第十四章 是死而复活,还是她女儿寻仇而来 / 263

- 八十 深圳爱音交响乐团排练厅 / 263
- 八十一 滨海大道 / 265
- 八十二 深南大道东 / 267
- 八十三 深圳大剧院音乐厅 / 269
- 八十四 滨海大道 / 279
- 八十五 罗湖区碧波花园 / 280
- 八十六 南山区滨海小区 / 281

第十五章 意在恢复亲情而不是缉拿元凶 / 285

- 八十七 银湖山庄别墅 / 285
- 八十八 宝安区西乡民办爱鑫学校 / 290
- 八十九 沙头角边境下水道 / 292
- 九十 南山区高新科技园 / 293
- 九十一 福田区实验中学操场 / 296
- 九十二 小梅沙报恩永久墓园 / 299

第十六章 母亲,你在天堂还好吗 / 302

- 九十三 上海浦东机场 / 302
- 九十四 深鹏公司 3231 次航班 / 304
- 九十五 宝安国际机场 / 324
- 九十六 南山区滨海小区 / 327

尾声 / 328

第一章 谁在揭我的老伤疤

一 宝安国际机场

你母亲的杀人案有疑点。我是知情者，我们能见个面吗？

空姐丝绒盯着自己的三星牌超薄手机，彩屏上显示的文字正生硬地敲打着她的脑壳。她的脸色突然现白了，一阵恐惧掠遍全身。刹那间，丝绒觉得这架价值超过一亿美金的波音 B737 - 300 型飞机突然升空遽然消失，扔下她独自飘荡在变幻诡谲的云层中。

距离飞机开舱迎客还有不到五分钟的时间。按照航空公司规定，所有空乘人员在上机前都必须关机。这是小规则，丝绒本来在登上舷梯前就会搞掂的，但她接了改飞另一航线的紫藤的电话，竟然忘记关机了。

她又看了一眼手机，时间是早晨七点三十五分。短信的手机号码相当陌生。她本能地扫视了一遍机舱，思忖这是否同事之间的玩笑。可惜，今天不是愚人节，同事们都已各就各位。此刻，她正站在经济舱的走廊上。前舱口，乘务员王赤晖和乘务长明姐笑吟吟地恭迎乘客。丝绒甩甩头。没有人知道她的前世故事。他们知道的版本是她父亲早亡，母亲随后病故。她直视前方，人们正像蟹一样匆匆挤进深灰色岩石般的机舱。她轻轻地吁了一口气，缓缓地关了手机。

母亲。杀人案。疑点。丝绒一脸迷惑地再次看了看处于关机状态的手机。那款红色的手机似乎忽然变成了一块血淋淋的伤

口。啊，啊！还有知情者，知情者！人，仍在陆地，却感觉到飞机不稳，往事像深红色的血液从割断的动脉奔涌而来。

太离谱了——这绝不可能。母亲的确杀了她的画家情人，但也是那个男人咎由自取。他有暴力倾向，长期暴打母亲。不管怎么说，那是一个十年前的凶案了。丝绒早已封存了那段记忆。但现在，她感觉那条莫名其妙的短信是一柄尖刀，一点一点地挑开了丝绒内心某个最隐讳最伤痛最不能碰触的角落。

“你好！”“欢迎乘机！”“请这边走！”乘客鱼贯而入，井然有序地散落在经济舱内。丝绒不得不进入工作状态。五年的空姐生活，丝绒深谙这些机械的职业用语，一上岗便保持着优雅而得体的笑容，但今天，这笑容在脸上僵化成了一张面具。面具之下，是翻滚而来的往昔与挥之不去的噩梦。

像往常一样，飞机内座无虚席。丝绒又检查了一遍小桌板、安全带、关闭手机等注意事项。接着，飞机关闭舱门，缓慢驶入主跑道，机翼的阻力板向下张开，进入起飞状态，开始缓慢滑行。

3033 航班共载有一百四十九位乘客和七名机组人员。飞往前方目的地北京。当大多数乘客正在座位上聊天假寐读书看报时，机上的导航电脑显示，飞往北京的空中飞行时间为两小时五十分种。

一阵风掠过，扫过丝绒的长睫毛。紧接着，风力略微增强了一些。右侧来风！感觉上，这肯定不是空调的微风，而是……端坐在经济舱前方的空姐丝绒惊惧地瞪大双眼，不由得用手捂住了嘴，右侧的紧急出口门在飞机滑行不到五百米之后，竟然打开了三分之一！随着紧急出口门不经意的开启，南方初夏早晨的清风，肆意而没有章法地造访着这架正在跑道上滑行准备升空的飞机。

天哪！我忘记告知那位乘客注意事项了。上机后不得随意开启紧急出口门。

15C 的那个座位上，一位穿着老式西服的老先生惊恐万状，他的手正黏在头顶上的手柄里等待求助，或者说等待苛责。此刻，他

正不知所措地盯着已经打开的紧急出口门。他犯了什么病？童心未泯吗，他以为他在坐私家车哩。就在几秒钟之前，他的手拽了一下头顶上带有红色警示标志的手柄，没用多大的力气，竟然就将紧急机舱门拉开了。

经济舱内，出现一阵强烈的骚乱。几乎每位乘客都同时发出一声声凄厉的尖叫，像无人指挥高唱着一曲惊恐大合唱。众人腔调各异，声部高低不一，间或夹杂哇哇乱叫。每一双眼睛都像受惊的猫头鹰一般熠熠闪光。不少人的双手紧紧地抓着座椅扶手。17A 的那位金发碧眼的老太太不停地在胸前画着十字，20B 的那位母亲手里的孩子突然咧嘴大哭起来。

丝绒解开安全带，朝右侧的紧急出口门冲去，用尽全身气力去关那扇门，可舱门纹丝不动。这时，驾驶舱肯定有了反应，飞机仍在滑行，但速度已经减缓下来。丝绒看了一眼跑道，顿觉一阵眩晕。她的胳膊、腿以及整个身体都因为慌乱而变得无比僵硬。她很清楚自己在劫难逃，铺着柏油的跑道距离她是如此之近，如同紧身衣般束缚着她的往事，这种无助感令她虚脱而乏力。母亲，杀人，疑点，跑道，紧急出口，侧舱门。一个哑谜引爆了无数疑点难题，正向她蜂拥而至，在她的脑海里一遍遍地盘旋。

母亲那张冷艳的脸在她的头脑里不停地复制、放大，最后，充斥了她整个脑屏幕。

上帝啊！现在我究竟应该做些什么？

明姐和王赤晖急匆匆地从各自的岗位上跑来，安全员杨大爽也冲了过来。明姐示意丝绒让开，指挥杨大爽和王赤晖合力关门。

丝绒摇摇头，整个身段几乎贴在门上，不肯让开位置。王赤晖爱怜地注视着茫然中等待救助的丝绒，转过头去，给杨大爽使了一个眼色，三人合力将机舱门关上了。那关门声对丝绒来说似乎是某种终结，像是关上了通往母亲杀人案现场的大门。她摇摇头，将母亲的哑谜抛在脑后，就像冬夜里脱掉了厚重的睡衣。

飞机紧急刹住了，停在跑道的尽头。惊恐大合唱也戛然而止，

机舱内一片死寂。明姐给乘客做了简短的解释后,返身走向驾驶舱报告情况,将丝绒、王赤晖和杨大爽扔在一边。

半分钟后,本架航班的巴西籍机长炎黄和副驾驶乔修雨迈进了经济舱。另一名副驾驶钟守业留守在机舱内,正在与塔台紧急联络。

炎黄是巴西籍机长的中文名。他是深鹏公司招聘的资深机师。今年四十六岁,飞行时间长达十八年,赴深工作刚满一年。他体格魁梧,肚皮前凸,似乎总是一个人占去两个人的空间。他很喜欢吃中国菜,喜欢深圳的气候。上个月,为和家人团聚,他把在里约热内卢的妻子和女儿迁来深圳定居。

像是训练有素的漂亮出击在不经意间就轻易地被对手化解于无形,炎黄气闷至极,他的双臂挥来舞去,用并不纯正的英文对一旁的副驾驶乔修雨叽咕了一番。丝绒听懂了他在说什么,他指派乔修雨好好查清这个事故,绝不能姑息养奸。

乔修雨做了一个“请”的手势,示意那位老先生站起来。乔修雨今年二十六岁,毕业于中国民航飞行学院。深鹏航空公司培养他的费用,少说也花了两百多万元。他在学院学够四年后,拿了商业执照,只能开小型飞机。在经过了至少五十个起降训练,观察够至少一百个小时之后,他才坐到如今的副驾驶的位置上。他的飞行时间已有三千两百多小时。他身高一米八一,肩膀很宽,眉眼不俗,像从韩国偶像剧场里走出来的男一号。

“你以为这是在地面,在家里?”他的声音像一块块碎瓦片,毫不留情地扔向像胎儿一样蜷缩在座位上的老顽童,“老人家,你也许不知道,这架飞机上所有的装置都有着明显的警示牌,直接关系到飞行安全,关系到大家的生命安全。如果在飞行中随意触动这些装置,将会造成灾难性后果!”

乔修雨第一次替代机长训斥乘客,忽然觉得很过瘾,这是他平生第一次遭遇这种状况。在航空公司的条例规定里,一般都只允许机长骂人,可惜,炎黄操一口外语,就算骂人,也没有太多的人能

听懂。

老顽童似乎惊魂未定,还想开口辩驳些什么,可惜什么也吐不出,他已被既成的事实打倒。一分钟后,他终于辩解道:“我脑子坏了……我是习惯性地拉一下……我以为我在坐公共汽车哩!”

“你……”乔修雨强行将涌至喉咙的话吞咽回去,他不想扩大事端。本来,他还想说幸亏救生筏没被打开,如果重新更换的话,费用就要两万五千元,还不包括救生筏本身的成本。

乔修雨沉默片刻,追问道:“难道没有人告知你有关注意事项吗?”

老顽童成了一个口吃症患者,极力想洗刷自己:“没、没,没有人……没人……告诉我。”

“中舱的乘务员怎么啦?”乔修雨扬起眉毛,目光在王赤晖与丝绒的脸上扫过,“我说,今天你们怎么啦?”

“对不起。”丝绒终于开口,声音平板。

乔修雨愣了一下。“什么?”他又问,这一次他的语气更加缓和。

丝绒轻轻地又补了一句:“对不起。”

他瞪了她一眼,忽然不再追究下去了。丝绒是他心底的软肋。他吐出一口气,然后,用英语请示机长接下来怎么办?

炎黄耸肩,给了副驾驶一个明确的指令:联络塔台,继续飞!

乔修雨迅速回到驾驶舱的副驾驶座上,询问钟守业紧急联络塔台的结果。塔台告知:需要等待三十分钟之后,飞机才可以重新起飞。

乘务组五人,集体面对着一帮惊魂未定的乘客,他们至少花了比丝绒关门多五倍的时间,分别向受惊的乘客们说明解释。明姐不放心,还让老顽童和23排的一位看上去老成持重的乘客调换了座位。

在继续等待飞行的间隙里,明姐将丝绒带进了后舱厨房。王赤晖不放心,紧跟在她们后面。

“丝绒，怎么回事？你竟然忘了告知那个乘客注意事项了？”明姐追问道，口气中有掩不住的责难。

丝绒僵立着，脸色更加惨白。她嗫嚅着说了声“对不起”。

明姐清了清喉咙，烦躁不安地说道：“这是年中评比阶段，我们在和别的乘务组争先进。你知道，我们班组一直是优秀班组，我们不能有任何一次闪失，我们输不起。我希望，今天的事情大家都不要再议论了。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她的黑眼睛正生气地冒出火星，努力搜寻词句来敲打这个平素从不惹事的空姐。

丝绒一动不动地站着，感到害臊，也有点迷离恍惚。这是她参加工作以来发生的第一次事故。她明白，无论明姐如何处置她，都是她必须承受的。说实话，眼前的责难她并不在意，她无法预料与控制的是，死去的母亲，又一次在十年后的某一个没有征兆的早晨，突然飞奔而至，继续在她的生活中折腾。

“你没事吧？”等了半天，见丝绒没有丝毫反应，明姐只得凑近丝绒耳边说，“唉，我的小姐，这真是一个天大的疏忽啊！你怎么会忘记给坐在紧急出口的老先生讲解安全条例呢？”

丝绒低头不语。

“我警告你，亲爱的。”明姐苦笑着，抓住丝绒颈后的一把头发，轻轻地拉着，“是恋爱了，还是失恋了？”

丝绒抬眼看看明姐，又求援地看着王赤晖。王赤晖曾经暗恋丝绒多年未果，最终死了心，另娶他人。丝绒的大眼睛很真诚，永远投射出一种摄人心魄的魅力，这是她最具特色的地方。王赤晖的目光在两位女人的脸上扫了一遍，赶紧打圆场说：“昨晚没有睡好吧？或者是看了一场恐怖片？”

丝绒战栗着长吸了一口气。很遗憾，比这更糟。

飞机很快就飞升到九千米高度。

丝绒坐在靠经济舱入口处的乘务员折叠座椅上，思绪仍然盘旋在那条短信上——有疑点。什么疑点？母亲常说人不是她杀

的,可是,不是她杀的还会有谁呢?要是有一只黑手,公安能放过那只背后的黑手吗?

14排D座,一位女人摁响了头顶的呼叫铃。

丝绒甩了甩头,定了定神,解开了腰间紧扣的安全带,折合面向机尾的座椅,急促而平稳地走到十四排,屈膝蹲在那位呼叫的女人座位旁。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丝绒的声音软糯甘甜,如同深圳初夏新上市的妃子笑荔枝。

那女人正紧张地盯着窗外。“我只是有点,有点恐惧,对刚才的事情。”她扭过头来,盯着丝绒的眼睛,好像那里面有一种切实保障似的。“嗯,您能保证飞机接下来能正常飞行吗?”

丝绒微笑着伸出手,轻轻地拍了拍女人的肩膀。“放心,没有问题。”

女人不好意思地笑了,脸微微有些发红。

“我只是怕……我和先生一同回北京看孩子,万一飞机出事,我们都没了,小宝贝怎么办?”她又将头扭向窗外,机翼正掠过团团浮云,阳光刺眼而明亮。丝绒将她的窗帘板拉下一些遮挡阳光。仿佛为了让丝绒加深对这番话的印象,她又补充道,“我刚才一直在想,我们绝对不能一起坐飞机,这样,总有一个活命的,是吧?”

“放心,没事的,”丝绒尽力宽解她说,“只是一个小小的意外。您多虑了!”

那女人想了想,自我安慰道:“至少今天我们会平安无事的。总不至于一天之内发生两场小小的意外吧?”

“您说得……完全正确。”丝绒应道。从事故发生之后,丝绒的脸色一直是凝重、阴郁的,直到现在,在这位女性的概率论面前,在她阴霾填满的脸上才露出一道微笑的阳光。看到女人情绪平缓了之后,她才起身离开。

送餐的时候到了。

二 中心区深圳广电大厦

飞机着陆后,在飞往下一个城市的仅有四十分钟的休整时间内,丝绒迅速地与发来短信的陌生人取得了联系。陌生人是深圳电视台《法制》频道总监、《死囚忏悔录》的制片人许多。十年前,他在法制频道率先推出电视系列访谈录《死囚忏悔录》,每星期访问一个死囚,一年做了五十二位。十年推出了五百多集。近年来该栏目的收视率节节攀升,一直把他从普通记者的位置送到制片人兼频道总监的宝座。

许多在电话中说明,自己曾在十年前采访过丝绒的母亲蓝薛,一直怀疑蓝薛的杀人案另有隐情。多年后,许多对此案仍不能释怀。同时,他还恪守着当年的誓言:等蓝薛女儿年满二十五周岁时,他将负责向她挑明一切。他猜想蓝薛迟迟不肯说出真相,并宁愿将其带入坟墓,一定是有难言之隐。也许,蓝薛也希望由自己女儿来破案,让她自己厘清真相知晓一切。

许多致电蓝丝绒之时,正是蓝丝绒二十五周岁生日的当天早晨。

他们约好了周六晚八点在电视台的编辑室碰面。

周六夜晚八点整,丝绒走进了位于市中心区的深圳广电大厦2113号房间。

丝绒住在滨海小区,属于南山区,深圳广电大厦则远在福田区的市中心,两者的直线距离大约十四公里。路虽远,由于市内交通便捷,从住宅小区到电视台,只要搭乘204路、329路、113路的公交大巴,花上三五元人民币,在半个小时左右便可以到达。丝绒的收入不错,但过日子却比较节俭,今天却一反常规,按说花三元便可搞掂的都市穿越,她却挥霍掉五十多元人民币,打的抵达广电大

厦。她恨母亲,原本以为母亲的爱连同她的死亡早已随着她遗体的火化而消逝得无影无踪,早就与她没有任何瓜葛。然而,当知情人召唤她,当母亲为何而死的真相在冥冥之中呼唤她的时候,她还是有些迫不及待,急于早一刻揭开埋藏得很深的隐情。周末下午六七点钟,下班高峰时候,宽阔的深南路也不堪越来越膨胀发酵的私家车的重荷,时时出现塞车状况,丝绒也就时时盯着捷达车前仪表盘上闪烁的电子时钟显示屏,不时地问一声的士佬:“不会误事吧?”

当她敲开 2113 号房间,原已等候在那里的制片人许多和编导樊小闯都惊讶于突降而至的空姐的准时。三人各自报了身份,相互交换了名片。丝绒和许多相视一笑,握了握手。他大约有四十多岁吧,一张看上去有些忧郁的脸,一副近乎精瘦的身材。她在房间里一张红色扶手椅上坐了下来。

许多打量着对面的这个年轻女子:一个聪颖逼人而又充满活力的漂亮女人,有一种毫无遮掩的自信眼光。但远远不止,她还有某种不可抗拒的东西,让人心驰神往。她没有穿制服,仅着一件素黑的真丝连衣裙,不施粉黛。他断定在十年前见过这个女人,当时她还是一个十五岁的小姑娘。他端详了她片刻,最终没有抑制住自己想跟一个美女空姐套近乎的想法,脱口而出:“我想,我们曾经见过面。”

丝绒露出一排极为整齐的皓齿,报以职业类、习惯性的笑容,很美,但这份笑容中蕴藏着惊讶的成分。“抱歉,我想,我们是第一次见面。”

“生日快乐!”许多说。

“啊!”丝绒有些愕然,但她立刻颌首微笑了,“谢谢你,谢谢!”

“这个时候跟你谈十年前的事情肯定不合适,不过,对我个人来讲,这是我非搞清楚不可的问题,的确有很大的疑问。”

丝绒点点头。她的脸庞上显现一种茫然的神情,惹人爱怜。

“废话少说,我们言归正传!”许多打了一个响指,终于排除杂

念,进入了职业素养所要求的正式交谈。

许多一掀编辑机的按钮,终端监视器的显示屏上出现了丝绒母亲蓝藓的头像。她穿着蓝色的囚服,微烫过的头发在脑后胡乱地绑住。她的目光看上去如此空洞与迷惘。此刻,她对着丝绒摇摇头说:“人,不是我杀的。但是,我认罪。”

十年后,母女相遇,竟以这样的方式!

丝绒心底那汪沉寂已久的幽暗深潭,被母亲的话语击中。深潭水正翻涌着阵阵波涛。

许多按下暂停键,荧屏上蓝藓的脸被定格住了。他注视着丝绒问:“你看出什么了吗?”

丝绒故作镇静地摇了摇头。深潭水正黑,正冒泡。说实话,丝绒恨她,恨这个被称为母亲的女人,恨这个在十年前就为了一个男人抛弃亲生女儿的人,她和这个女人不共戴天。哦,你不配做我的母亲。

倒带,重放。樊小闯在监视器前默默地做着这一切。这时,母亲在荧屏上说:“我没有杀人,根本就没有杀人,我压根就没有想过要杀人,可是,可是,我认罪,认罪……孩子……妈妈走了,可怜你孤单一人……不,你不孤单……”

丝绒撇过脸去。撒谎。无耻。你毁灭了别人的生活,更毁灭了我的生活。想到此,她的脸涨得更红了。深潭水漫延,在记忆的狭长甬道里奔涌。

许多站起身,走到大屏幕边,示意小闯再一次倒带,倒到他需要的地方,然后是静止。他转向丝绒说:“我做了二十五年记者。拍了五百多集的死囚忏悔。今年,我准备做三集忏悔录的回顾篇,对每一类死囚杀人的深层原因、手法、结局等等,一一归类总结。绝大多数的死囚都是痛哭流涕,肝肠寸断地悔不当初的,只有极少数的例外。这个时候,我发现了你母亲的与众不同……”

小闯冲好了三杯麦氏速溶咖啡,编辑室里瞬间弥漫着咖啡豆的香气。